



追杀令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陈科芳 丁欣如◎译

别对我撒谎，我懂背后的隐情与真相。
谁还能次次都走运。

伶牙俐齿、古灵精怪、行侠仗义、令人印象深刻的私家女侦探

荣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大师奖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以及金匕首奖
美国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追杀令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陈科芳 丁欣如◎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杀令/ (美)帕瑞特斯基著 ; 陈科芳,丁欣如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01-08359-9

I. ①追… II. ①帕… ②陈… ③丁…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028 号

图字:02-2013-232

KILLING ORDERS

SARA PARETSKY

1985 BY SARA PARETSKY, EXCERPT FROM FIRE SALE

2005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Xuan Ting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字数:10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1	揭开旧疤	1
2	重忆旧时	7
3	修行生活	10
4	再续前缘	21
5	四处碰壁	27
6	老雕刻师	36
7	虔诚教徒	45
8	制假老手	51
9	最后交易	57
10	严厉拷问	62
11	硫酸伤人	71
12	葬礼仪式	78
13	夜探商所	87
14	亲人难处	95
15	纵火烧屋	104
16	好运有限	113
17	骑士倒下	120
18	锒铛入狱	126

19	晚宴同伴	136
20	配备伪装	151
21	最后期限	159
22	乔装修士	168
23	血腥派对	175
24	下饵设套	184
25	拿下主教	188
26	子弹上膛	195
27	主教运尽	200
28	狩猎女神	208

1 揭开旧疤

关上车门,我胃里一阵抽搐。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梅尔罗斯公园一带。然而,当我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走向宅子侧门时,我好像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十年前那个更加年轻的自己。一阵熟悉的厌恶感涌上心头,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正是1月的天气,风卷起地上的枯叶,散落在我脚下。今年冬天几乎没有下雪,可风却刮得像刀子似的。按了门铃后,我把手塞进外套的衣兜里保暖。我拼命让自己不要紧张,劝说自己:怎么说也是他们先给我打电话的,是他们求我帮忙的……可这一点都不管用。我既然回应了他们的请求,就已经输掉了一场重要的战役。

我穿了双薄底的平底鞋,脚趾都冻僵了,所以我边跺着脚取暖边等。终于听到蓝漆大门后面发出了咯咯的响声。门开了,玄关里灯光很是昏暗。透过屏风,我认出了我表舅艾伯特,他比十年前胖了好多。幸好有屏风遮挡,光线又暗,让他看上去没有实际块头那么大。

“进来吧,维多利亚。我妈已经在等你了。”

我本来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迟到一刻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于是就跟他谈了谈天气。我注意到艾伯特都快秃顶了,心里不由得偷笑了一下。他粗鲁地接过我的外套,随手挂在楼梯扶手上。那楼梯很窄,也没有铺地毯。

这时,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艾伯特!是维多利亚来了吗?”

“是的,妈妈。”艾伯特咕哝着。

楼梯对着一扇小圆窗,玄关处的亮光就来自那里。昏暗的光线让人看不清墙纸

上的图案。跟着艾伯特穿过狭窄的走廊时,我才看出墙纸还是一点都没变:依旧是灰底白圈,显得丑陋而冷漠。小时候,我觉得这墙纸一个劲地在往外冒仇恨呢。我跟在颤巍巍挪动着脚步的艾伯特身后,昔日的冷漠重新又伸出卷须,缠上了我,我不由一阵战栗。

我曾经央求过我妈妈加布里埃尔,别带我来这宅子。我们为什么非来不可?罗莎讨厌她,也讨厌我,况且每次从这里开半天车回家后,加布里埃尔免不了要哭上一场。但她总是抿紧嘴唇,挤出一丝笑容,对我说:“宝贝,这是我的义务。我必须去。”

艾伯特带我走进一间正式的会客厅,这里的家具在我看来是那么熟悉,熟悉程度堪比我自己房里的家具。在无数次噩梦里,我曾梦见自己被困在这间屋子里:硬邦邦的家具,淡蓝色的窗帘,起装饰作用的假壁炉,边上还有一张相片,相片里卡尔姑丈一脸愁苦,而瘦瘦的罗莎,长着个鹰钩鼻,眉头紧锁,直挺挺地坐在一张高脚凳上。

罗莎的一头黑发,现在已成花白,但她的眼神却从未改变,依然那么严厉、那么不屑。我做着深呼吸,想平复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来这里,是她求我来的。

她没有起身,更没有微笑——我都不记得有没有看到她笑过。她开口道:“维多利亚,谢谢你过来。”她语气里透着不满,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准点到会更好。“人老了,活动就不方便了。这几天,我真是一下子老了。”

我找了张看上去相对舒服一点的椅子坐下,不咸不淡地回答道:“是啊。”罗莎差不多75岁了。要是医生给她做尸检的话,会发现她的骨头是铁打的。我没觉得她老了,因为她的骨头都还没开始生锈呢。

“艾伯特,给维多利亚倒杯咖啡。”

罗莎唯一的优点是她的厨艺。我心满意足地喝了一杯浓浓的意大利咖啡,不过没吃艾伯特拿来的杏仁饼。我可不想把上面的奶油沾到自己的黑色羊毛裙上,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笨拙、局促不安。

艾伯特坐在窄小的沙发上,有些战战兢兢。他吃着蛋糕,一有碎屑掉在地上,就偷偷看看地板,再瞄瞄罗莎,担心被她发现。

“你过得好吗,维多利亚?过得开心吗?”

“我很好。”我坚定地回答,“过得很好,很开心。”

“可是你没再婚吧？”

上一次我来这宅子是跟我前夫一起来的。当时我们刚结婚，出于礼节来看她，不过之后我很快就离婚了。“不结婚也可以很开心啊。艾伯特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好例子吗？你自己也很有体会吧。”我这么回答她，最后那句话有点毒：卡尔姑丈在艾伯特出生后不久就自杀了。我感到一阵报复成功的愉悦，但很快又开始自责。如今的我应该成熟了，不需要这种恶意的满足感。可在罗莎面前，我觉得自己永远像8岁的小孩子。

罗莎不屑地耸了耸瘦削的肩膀：“说得没错。对我来说，到死的那天，都看不到孙子孙女了。”

艾伯特在沙发上别扭地动了动身子。很显然，这酸溜溜的话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

“真遗憾。”我说，“天伦之乐才是幸福美满的人生中最大的乐事啊。”

艾伯特被蛋糕噎住了，但很快恢复过来。罗莎生气地眯起了眼，对我骂道：“所有人中，你最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活得不痛快啊！”

我已经尽力控制了，可还是难掩愤怒：“罗莎，你总觉得是加布里埃尔毁了你的幸福。我不知道一个18岁的姑娘能给你造成什么样的痛苦。可当时是你把她一个人扔到大街上的。她不会说英语，她也许会被人杀了。不管她对你做过什么，都不可能比你对她的所作所为更恶劣。”

“你知道我今天来这里的唯一理由是什么吗？那是因为加布里埃尔逼我答应她，如果你有需要，我就必须帮你。这样做让我感觉恶心，可既然我答应她了，我今天只能来。那么，我们就别谈过去了。只要你不羞辱我妈妈，我也不会对你冷嘲热讽。你还是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吧。”

罗莎的嘴唇越抿越紧，都快看不到了：“我这辈子做的最难的事，就是给你打电话。现在，我发现真不该这么做。”她像部吊车一样，“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走出了客厅。我听见她怒气冲冲地走过没铺地毯的走廊和楼梯，接着，便是略远处“砰”的关门声。

我放下手中的咖啡，看着艾伯特。他的脸因不安而变得通红，不过罗莎不跟他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他似乎更自在些。

“她遇到的事严重吗？”我问艾伯特。

他用餐巾擦了擦手指,再把餐巾平平整整地叠好:“很严重。”他嘟囔着,“你干吗非把她惹火啊?”

“她情愿看我沉尸密歇根湖,也不愿看到我来这里。见到我,她简直就疯了。加布里埃尔去世后,我每次跟她说话,她都充满敌意。如果她确实需要帮助,我想知道的无非就是事实。其余的话,她完全可以留给精神病医生。如果她要在我面前发神经,给我这点报酬,那可是远远不够的。”我抓起包,站起身。走到门口,我停了下来,看着艾伯特。

“艾伯特,要是再让我来这里跑一趟,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现在愿意告诉我实情,我洗耳恭听。但如果我现在走了,就不会再来了。罗莎即使再提出看在一家人分上让我帮忙的话,我也不会理会了。还有,如果你们打算雇我,那我也不是因为对你母亲有感情才接这个案子的。”

艾伯特盯着天花板,也许是在聆听来自上面的指示。不是来自上帝的指示——而是来自上面卧室里那个人的指示。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罗莎可能正拿着粘有我头发的小泥人,拼命地用针戳它呢。我不由得搓着胳膊,检查自己身上到底哪里有针眼。

艾伯特不安地在沙发上挪着身子,然后站起身:“嗯,好吧,我还是告诉你好了。”

“好。我们换个舒服点的房间怎么样?”

“当然可以。”他微微笑了一下,从我进门起,他还是第一次笑呢。我跟着他来到大厅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房间很小,可很显然是艾伯特的专属地盘。一面墙上装着一套巨大的立体扬声器;下面是一些内嵌式架子,用来放扩音器、一大堆磁带和录音带。房间里没有什么书,只有几本会计教材,还有他高中时获得的几个奖杯,以及七七八八的瓶子。

艾伯特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那是张大大的皮革办公椅,边上放着一个坐凳。他把坐凳给我推过来,我就坐下了。

在自己的地盘上,艾伯特更加放松了,表情也变得更果断。我记得他是注册会计师,有自己的公司。如果你看见他跟罗莎在一起时的样子,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可以独自完成什么事。但在这个房间里,又似乎并非不可能。

他从身边的书桌上拿起一只烟斗,然后按照装烟斗那一套程序,开始没完没了地摆弄那个烟斗。我要是走运的话,应该能在他真正点燃烟斗之前就离开了。烟雾总让我感觉不舒服,而此刻却不得不空着肚子闻烟斗的味道,更是糟糕透顶。要知道,

来这里前,我实在太紧张了,都吃不下午饭。

“维多利亚,你当侦探多久了?”他问我。

“大概十年了。”我不喜欢被叫做维多利亚,但忍着没说。维多利亚的确是我的名字,但要是我喜欢被人这么称呼的话,就不会坚持用名字的缩写了。

“那你干得如何?”

“挺好。像这次案子,我应该是你们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你想要打电话了解我的资质的话,我可以提供愿意举荐我的人员名单。”

“好的,你走前留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给我吧。”他总算清理干净了他的烟斗,有板有眼地把烟斗在烟灰缸边上敲了敲,然后有条不紊地把烟丝装进烟斗。“我妈妈卷入了一宗证券伪造案件。”

我脑子里开始飞速地臆想,罗莎是芝加哥黑帮的幕后策划者,还想象着这则消息会成为《先驱明星报》的爆炸性头条。

“怎么会牵涉其中的?”我问艾伯特。

“警察在圣阿尔伯特修道院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伪造证券。”

我暗自叹了口气。艾伯特这是在故意卖关子。我只好追问:“是罗莎存放在那里的?她跟那家修道院又有什么关系?”

艾伯特划了根火柴,开始对着烟斗管吸起来。一缕缕的青烟绕着他脑袋往上飘,慢慢地飘向了我。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

他终于说出了实情:“二十年来,我妈妈一直是那里的财务主管。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顿了顿,似乎故意给我时间,让我为未能跟家人保持联系而内疚一会儿。他继续说道:“修道院发现这些证券的时候,当然就只好把她给辞退了。”

“罗莎知道这些证券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艾伯特耸耸肩。他确信罗莎自己并不知情,但他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假证券,这些证券是伪造了哪些公司的,也不知道距离上次有人看到这些证券有多久了,更不知道谁有权限能接触到这些证券。他只知道,新来的修道院院长想把这些证券卖掉,拿得来的钱来给修道院进行一番整修。没错,这些证券是放在一个保险箱里的。

“修道院对她的怀疑,让她伤透了心。”艾伯特读出了我脸上嘲弄的表情,赶紧为他母亲辩护,“你看到的都是她被惹怒或是生气的样子,你无法想象她也是有真情实感的。你知道,她都75岁了,而且那份工作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希望能洗去冤屈,回

去工作。”

“那联邦调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肯定都已在调查此事了吧。”

“是的。但如果能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到我妈头上，那就省事了，他们巴不得这样。说到底，谁愿意把神父告上法庭呢？而且我妈年纪大了，可以获缓刑，这点大家都清楚。”

我眨了眨眼，说：“艾伯特，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如果罗莎是来自纽约西区的某个穷苦的黑人，那他们可能会给她扣个屎盆子关进去。可惜罗莎不是，她会吓到他们，这是其一。其二，联邦调查局就此事会刨根问底调查个清楚。他们才不信一个老太婆能操纵这样一宗造假案。”除非她确实有这个能耐。我倒希望她有，但罗莎尽管恶毒，并非不诚实之人。

“但那家修道院是她唯一的真爱。”艾伯特脱口而出，脸都涨红了，“他们或许会认为她是鬼迷心窍了。大家会这么认为的。”

我们就此事又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我拿出两份雇用合同让艾伯特签字。我给他开了个亲情价，打了八折，每小时16美元。一般我收20美元呢。

艾伯特说新来的院长会等我给他打电话，他叫波尼法爵·卡罗尔。艾伯特在纸上写下这个名字，还大致画了去修道院的路线。我皱着眉，把这张纸塞进包里。他们还真是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啊。我对着自己苦笑了一下。既然我决定来走这一趟了，他们自然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当做理所当然。

回到车边，我不停地捋着头发，指望清冷的空气能把我隐隐作痛的脑袋上那股子烟味给吹散了。我回头望了望那座宅子，看见楼上某个窗户上的窗帘飞快地垂了下来。我爬上车，多少有点窃喜。看到罗莎偷偷摸摸地观察我，像个小孩甚至像个小偷似的窥探我，让我感觉自己手里掌握了比她更大的权力。

2 重忆旧时

梦醒时,我浑身在冒汗。卧室里很黑,我一时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梦里,加布里埃尔注视着我,大大的眼睛嵌在憔悴的脸上,肤色白得近乎透明,就是在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那种脸色。她一个劲地恳求我帮她。梦里,我们说的是意大利语。所以醒来后,我费了会儿劲才回到英语频道,回到我住的公寓,回到我已然成人的生活。

数字时钟发出幽幽的橙红色的光,上面显示 5:30。身上的汗一蒸发,我就觉得好冷。我扯过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咬紧牙关,以免牙齿打战。

我 15 岁那年,妈妈因癌症离世。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生命,美丽的面容日复一日地憔悴。临终之际,她要我答应,如果罗莎有需要,我就得去帮她。我跟妈妈争辩:罗莎讨厌妈妈,也讨厌我——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但妈妈坚持要我作出承诺,我无法对她说“不”。

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他是如何遇见妈妈的。罗莎把我妈妈一个人扔在了大街上,她刚移民来,几乎不会说英语。而我妈妈,勇气可嘉但见识不多,只能靠她唯一会做的事情——唱歌来养活自己。可惜的是,她去面试过的密尔沃基大道上的几家酒吧,都不喜欢普契尼、威尔第这些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于是,某一天,当一群男人强迫我妈妈跳脱衣舞的时候,我那当警察的爸爸来了个英雄救美。我和爸爸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还要再去见罗莎。但我最后还是给了她她想要的那个承诺。

我的脉搏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自己是睡不着了。房间里很冷,我没穿衣服,哆嗦着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冬日的清晨,天还很黑。街角的路灯发出柔和的光,照

得飘落的雪花好似一层薄雾。虽然我一直发着抖,可这早晨的静谧让我沉迷陶醉,这早晨的空气让我通体舒畅。

许久,我放下窗帘。我跟圣阿伯特修道院的新院长约好了,10点在梅尔罗斯公园区见面。看样子我得准备准备了。

虽然是冬天,我依然坚持每天跑5英里。虽然我的专长是金融犯罪,一般不会涉及暴力,但我自小在混乱的芝加哥南部长大,那里的男孩女孩们都得学会自卫防身。习惯很难改变,所以我现在还是坚持健身和跑步,保持体形。况且,跑步是我会的消耗热量的最佳方式。我其实不喜欢运动,但更讨厌节食。

冬天运动时,我一般穿一件薄运动衫、宽松裤和一件羽绒背心。在家先热身运动后,我把这些衣服穿上,快速地跑过走廊,跑下三段楼梯,保持肌肉放松状态。

可今天一出门,我就想放弃健身计划了。这天又湿又冷,令人受不了。尽管街上已经有不少早起的上班族,但这个点离我平时的起床时间还有几小时呢。跑步完毕,回到霍尔斯特和贝尔蒙特街的时候,天色才蒙蒙亮。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走回公寓。这楼梯已经好些年头了,都被磨出光亮来了,被水打湿的时候很滑。我老是想象自己的样子:穿着湿湿的跑鞋,在楼梯上一滑,身体向后倒去,脑瓜在那已经老旧的大理石地板上磕开了花。

我的公寓里有个走道,将整套房子一分为二。走道看上去甚至比房间还大。餐厅和厨房在走道的左侧,卧室和客厅在右侧,卫生间就在厨房边上。我走到隔壁的厨房里煮咖啡。

喝完咖啡,我脱下运动服,闻了闻。有点味道,不过再穿一次没有问题。我把运动服搭在一张椅背上,好好地泡了个热水澡。热水舒服地淋着头,我放松了下来,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哼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是首忧伤的意大利民歌,加布里埃尔以前经常唱。看样子,我还是不能摆脱罗莎——做那样的噩梦,想象自己脑袋开花的样子,现在又哼着悲伤的歌。我可不能让她以这种方式控制我,这意味着我彻底被她打败了。我用力地往头发上抹洗发水,强迫自己哼勃拉姆斯的音乐。我不喜欢他的《抒情曲》,但他的有些曲子,如《我的爱是全部》欢快得很。

洗完澡,我唱起了《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之歌:我们要出门工作啦。我决定还是穿上我那套海军蓝套装,显出我的成熟干练:这套装包括一件七分长的双排扣上衣和一条百褶裙。我在外面套了一件跟我肤色接近的浅金色上装,加了一条红蓝

相间的大长围巾,围巾稍微也带点浅金色。这样一搭配,就完美了。然后我淡淡地勾了蓝色眼线,抹了点腮红,涂了点唇膏,这样可以跟围巾上的颜色相衬。我穿上意大利产的红色鱼嘴平底鞋。从小,加布里埃尔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鞋子必须要穿意大利产的,否则,脚都会坏掉。即便现在马格利(译者注:布鲁诺·马格利,意大利著名皮鞋品牌)的平底鞋已经卖到了 140 美元一双,我也不能说服自己,去买双实惠舒适的户外鞋穿。

我把早餐的碗碟,连同昨天晚餐和之前几顿的碗碟,都随便往水池里一堆。被子也没叠,衣服到处丢。也许我该少买点衣服鞋子,省下钱来雇一个保姆。或者花钱报个催眠班,通过催眠教会我如何把东西整理干净整齐。但管它呢,反正这里再乱,别人也看不到啊。

3 修行生活

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是从芝加哥市区通往西郊最主要的道路。即便是暖洋洋的大晴天，这条路的大部分路段看上去都像是监狱里犯人放风的场所。八车道两旁的峡谷顶端，尽是一些破烂不堪的旧房子和千篇一律的工程项目。路中间有芝加哥捷运的站点。艾森豪威尔公路上总是堵车，即使凌晨3点也堵。工作日上午9点如果下雨的话，这条路简直就没法开。

我开着车缓缓地向前挪，紧张的心情让我觉得脖子后面的筋都抽紧了。我不得不跑我不情愿跑的腿儿，不得不跟一个我不想见的人谈话，不得不帮一个我讨厌的姨婆解决麻烦。要做这些，我又不得不被挤在车流中，堵上几个小时。我穿着鱼嘴鞋，脚趾都冻僵了。我把车内空调继续调高，可车子却没有相应的反应。我不停地把脚趾缩拢又张开，以促进血液循环，但脚趾还是很顽固地僵硬着。

到第一大道后，交通状况明显好转，那里有很多办公楼，很多往城外方向开车主们进入了那些大楼。我在曼海姆出口下了高速，向北开去，照着艾伯特画的简略地图，在几条街上穿行。我好不容易找到修道院的入口时，已是10:05。见面迟到，令我的心情愈发糟糕。

圣阿尔伯特修道院位于一座漂亮的公园旁，是一组新哥特式的建筑。建筑师一定是觉得这里的风光美得过分，需要中和一下，于是，在一片烟雾笼罩的雪景中，这灰色石砌建筑拔地而起，显得笨拙难看。

一个小牌子标明，最近的这幢楼是神学院。我开车过去，几个身穿白色长袍的人

正匆匆往里走。他们戴着头巾,看上去像中世纪的修士。他们完全忽视了我的到来。

我慢慢地开过环形路,看见好几辆车都停在一旁,于是我也把车停在了那里,然后迅速走进最近的一个入口。入口处写着:圣阿尔伯特修道院。

跟其他宗教场所一样,修道院里面的气氛有几分怪异,也有几分萎靡。里面的人花很多时间在祈祷,但你也可以说,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沮丧和无聊中度过。修道院的入口通道上方,装了一个拱形混凝土穹顶,但光线比较暗,看不清上面的穹顶。大理石的石板路,让这里看上去更少了一些人情味。

入口处的附近有一个走廊,我走向这个走廊,脚下的鞋子发出噤噤的声音,在拱顶大堂里回响。我迟疑地四处打量。入口处的门厅和楼梯处正好是一个转角,塞着一张破旧的木桌。一位没有穿神袍的瘦瘦的年轻人,坐在桌边看查尔斯·威廉姆斯写的《大法宝》。我叫了他好几遍,他才不情不愿地放下书本。他的脸精瘦精瘦的,看上去似乎是饱尝禁欲生活的痛苦,但也许只是甲状腺机能亢奋。不管如何,他还是小声地告诉我到院长办公室怎么走,也不管我是否听清楚了,就迫不及待地钻回书里去了。

现在虽然已经迟到 15 分钟,但我好歹找对大楼了,多少松了口气。我往左转,沿着走廊一路走,走廊两边挂着很多圣像,房门都锁着。两个穿白袍的男人经过我身边,正压低了声音激烈地辩论着。走到大厅尽头,我转向右边,发现一边是一间小礼堂,另一边就是院长办公室。那个年轻人说的没错。

我走进院长办公室,波尼法爵·卡罗尔院长正在打电话。他见到我后,对我微微一笑,示意我坐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但他没有停下电话,而是继续对着电话说着什么。他看上去 50 岁左右,并不强健。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色羊毛长袍,时间久了已开始泛黄。他一边听着电话,一边不停地揉着眼睛,显得十分疲惫。

这间办公室布置得极其简单: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像,就是唯一的装饰了;宽大的书桌,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显得破旧不堪;地上铺的是办公场所常用的那种油毡,只有一小块地方铺着一张破旧的地毯。

“嗯,哈特菲尔德先生,其实她刚到了……不,不,我想跟她谈谈。”

听到这个,我不由扬起眉毛。我唯一认识的哈特菲尔德,是在联邦调查局负责伪造类案件的探员。他是个能干的年轻人,只可惜他那点幽默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俩办案碰到一块时,往往互相不能忍受对方,因为他常搬出联邦调查局的无所不能来压制我、威胁我,不让我有轻率言行。

卡罗尔放下电话,转向我说:“您就是华沙斯基小姐吧?”他的声音很轻柔悦耳,带着一丝东部口音。

“是的。”我递给他一张名片,“您刚刚是在跟德里克·哈特菲尔德通话吗?”

“是联邦调查局那位探员。他之前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泰德·达特茅斯一起来过这里。我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见面的,但他要求我不要跟您谈话。”

“他说了原因吗?”

“他认为这案子是联邦调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事。他说,像您这样的业余人士,会把水搅浑,反而增加调查的难度。”

我一边思考,一边下意识地搓着上嘴唇。要不是看到手指上的唇膏,我都忘了自己涂了唇膏。要冷静,维克。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如果我头脑清醒的话,应该礼貌地对卡罗尔神父报以微笑,然后离开。毕竟,从芝加哥来这里的一路上,我都在骂他,骂罗莎,骂自己接了这该死的案子。然而,我可不会因为遇到一点小小的阻挠,就轻易改变决定,尤其是当这个阻挠来自德里克·哈特菲尔德时。

“我昨天跟我姨婆谈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联邦调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是受过专业训练,专门作此类调查的。可我姨婆年纪大了,加上受了惊吓,所以她希望家里人替她出面,站在她这边。”

“我当私家侦探快十年了,受理过很多金融犯罪案。而且我的口碑很不错——我可以给您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你可以打电话去求证,不必我说什么就信的。”

卡罗尔笑了,说:“华沙斯基小姐,别这样。您不需要让我相信。我答应过您姨婆,说会跟您谈谈的。我总觉得修道院对您姨婆有所亏欠,所以跟您谈一谈又算得了什么。她忠心耿耿地为修道院工作了很多年。我们让她这段时间不要来了,这真是伤到她了。我真不想这样做,但我要求每一个接触保险箱的人都暂时离开。一旦事情水落石出,我们自然会请她回来。她真的很能干。”

我点点头。我能想象罗莎是一名出色的财务主管。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她这些年能把精力倾注到某个事业上,她可能就不会活得总是那么愤怒了。她说不定会是一名很优秀的企业财务主管呢。

“我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对卡罗尔说,“您能跟我详细地讲一讲吗?保险箱放在哪里?你们是怎么发现伪造证券的?伪造金额有多大?谁有可能动这些证券?都有哪些人知道证券的存在?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会随时打断您。”